

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

2009
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
ISBN 978-7-02-007816-5

I. 2… II. 人…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146 号

责任编辑:侯群雄 特约编辑:李炳银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董文权

2009 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32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816-5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社曾编辑出版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年选本,其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进入新的世纪,我社陆续恢复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中篇小说年选、散文年选,对当年我国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创作实绩进行梳理、总结,向读者集中推荐,取得了良好效果,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了贡献。

报告文学敏锐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生活。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同时与小说年选、散文年选形成系列,我社又恢复编辑出版报告文学年选,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我们希望年度报告文学选能够反映当年报告文学的创作概况,使读者集中阅读欣赏当年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的努力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期望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休息的革命(节选)…………… 王宏甲 刘 建 1

改革,从小岗村实行承包萌芽破土。
开放,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

秦道…………… 杜耀峰 54

如今,陕西人打通自古天然划分黄河长江两大中华水系的秦岭,修筑了贯通三秦、联结中国南北的西汉高速公路,架起中国第一的桥梁群,凿出世界最大的隧道群,彻底改写了中华自古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

一种精神…………… 李青松 82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名叫乔建平,山西省中阳县暖泉镇赵盘庄农民。种树。种树种树种树。20年来,他种树不止,共种了10万亩2000万株。

家国书(节选)…………… 王旭烽 96

我想寻找翁文灏,是想与他的灵魂对话。我用一个简单的命题来开始交流,那就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安身立命,应该以怎样的方式,为我们的家国奉献赤子之心?

富翁是这样打造的

——对中国式妈妈的批判 …………… 朱晓军 杨立平 164

她曾经有中国母亲的梦想与期盼——祈望孩子挤过高考的独木桥,或步入清华园,或守在未名湖。上世纪 90 年代,她和三个孩子移民以色列后,她改变了教育观念,用“冷酷”的母爱将儿子成功地打造成千万富翁,自己做了富翁的母亲。

巨灾对阵中国

——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 朱 玉 214

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民族。我们需要的,是沉淀下来的经验和认识,为亲人,为民族,也为这片亲爱的土地。

昆曲之路(节选) …………… 杨守松 302

《十五贯》究竟是如何进北京演出的?

到底是谁推荐给毛主席看的? 毛主席看了几次?

周总理是在这之前还是这之后看的?

为什么一出戏竟然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守望天山

——一个老兵 24 年的感恩故事 …………… 党益民 348

一条冰雪之路

一段雪藏 30 年的历史

一个老兵与 168 座坟茔

一家人 24 年孤独的守望

中山路(节选)

——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 …………… 杨黎光 429

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终于宣告成立了。然而,她并没有从此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她被来自前后左右的各种力量反复撕扯着、争夺着,她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

大国根本(节选) …………… 袁亚平 456

在新中国,一国之旗,出于一个平民之手。这更是一个奇迹。
智慧来自民间,权力来自民众,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啊!

解放战争(节选) …………… 王树增 482

金门岛之战的结局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史。
而从战争的角度讲,金门岛是一个永远的惆怅之地。

好大一个家 …………… 郝敬堂 502

6个民族一个家,19个孩子一个妈,在这个特殊结构的家庭里,在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岁月中,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休息的革命(节选)

王宏甲 刘 建

引 言

过去 30 年,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许莫过于“改革开放”。

改革,从小岗村实行承包萌芽破土。

开放,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

当今,国际金融危机正使全球经济发生日益严峻的困境。旅游业将在其中经历怎样的命运,或有怎样的作为?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孤立地发生在金融领域。几乎所有生产领域的困境都不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而是过剩。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已使人类在今天不需要有过多的人员挤在工业生产中进行相互耗损性竞争。

也只是到了今天,由于高技术支持的生产能力空前发达,人类才第一次有可能并需要经历“休息的革命”,为今天和未来的生活质量开辟新路。

人类并不是生产的奴隶。人类需要从疯狂的追逐发展速度中觉醒,需要从疯狂的相互耗损性竞争中觉醒,需要以新的生活方式

和精神,给自己疲惫的生活、受伤的心灵放假。当代世界,休闲经济应运而生。

若审视三大产业的结构,当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缩小到5%左右时,中国有80%的农业人口;当发达国家工业人口缩小到10%以下时,中国工业人口接近50%。中国第三产业是当前需要大力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业则是第三产业的龙头,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休闲经济。

30年前中国发展旅游业,正是从“走出去,玩一玩”的“休闲”中发展出一片很大的天地。

一、开放之门

国门在哪儿?在天上?1978年,中国民航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每天1.9个小时。国门刚开一条缝,西方人就来了。住宿难惊动中南海!开放国家“禁苑”迎游客,调军用飞机把旅客送往天津住宿,这事反映国情也反映人情。紧张状况延续到1982年,空军部队还派出1800多架次飞机协助空运游客,此种情景举世无双。

1 国门开启一条缝

关于改革,人们常说从小岗村实行承包制开始的。很少人想过,开放,是从旅游业打开国门拉开序幕。

那时邓小平就说,“要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游(油)’”。小平说的“两游”,指旅游和石油。为了找到中国的石油,我们轰轰烈烈地搞过大庆油田会战。现在小平把旅游和石油并称,一下子就把发展旅游业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小平当年说出这话,听到的人是感到振聋发聩的。因为共和国成立以来,不讲旅游,更不搞旅游。连“旅游”这两个字,在书本中几乎都换成了“旅行”。西方政要来了,我们只讲“外事接待”。

1978年3月5日,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下发红头文件,增加对外开放城市,成立旅游机构,发展旅游业。当时人们并未感到有多大动静,这却是个历史性的重大事。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意味着封闭多年的国门由此打开。

外电评价:这是“红色中国”第一次公开允许外国人以旅游者身份进入中国。

此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也尚未召开那个按手印的“大包干”秘密会议。

今天人们常说,改革开放,国门大开。

其实,1978年,国门只是刚刚开启一条缝。

那时候,还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有名额限制和一套内控条例。在签证时,对入境的外国人卡得很严格,记者就不让进。那时候,西方称苏联是“铁幕”,称中国是“竹幕”。

对世界来说,中国还是个巨大的谜。这大门里生活着十多亿人呢!所以,国门初开一条缝,国外的捷足先登者挤进来了,还有更多的外国人挤在这条缝外,进不来。

虽然,国务院已经下发了发展旅游,争取外汇的文件,但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当时某些高层领导还有种种疑虑:

“是不是开放得太早了?”

“会不会把特务放进来,窃取了情报怎么办?”

“国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会不会腐蚀我们的干部?”

“会不会把我们的干部带出去?”

“我们落后的地方,不能给外人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0月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就对陪同会见的国家旅游局和民航总局的负责人说:“民航、旅游这两个行业很值得搞。”

小平还说:“一个旅行者花费一千美元,一年接待一千万旅行者,就可以赚一百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五十亿美元。”

要力争本世纪末达到这个创汇目标。”

1979年1月到7月，邓小平又连续发表了《旅游业要变成综合性的行业》、《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事业，增加国家收入》、《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等四篇讲话。他毫无犹豫地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赚钱多，来得快，没有还不起外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大搞呢！”

于是，门缝拉大了。

中国向世界旅游者打开了一扇门。

“到中国去！”这是近百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国际时髦声音。

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四海宾朋蜂拥而来。一种世界性的冲动。开放的大戏，在中国旅游领域拉开了序幕。

当五洲四海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朋友三五成群频频出现在长安街时，相当多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念叨着：这不是“文革”中要打倒的“帝国主义”吗？怎么跑到长安街来了？还有人问，八国联军的后代，怎么成了“义和团”后代的“座上宾”？我们还坚持社会主义吗？

但中国毕竟有礼仪之邦的悠久传统，大多数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好客古风，所以也有很多人向外宾送去友好的微笑。

从接待来说，“内紧外松”，接待者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内部还绷着“阶级斗争”之弦，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导游每次陪团都得花几小时写出“情况报告”。旅游者有无独立行动，说了些什么，你怎么回答的，等等。导游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能有任何疏忽和闪失。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随香港旅行团入了境。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咐导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这对时隔30年才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思忖：“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1979年了，我们的国门是打开了，但我们的意识还很不开放。

我们开放的步伐,还没有迈开大步。

“当时外国人要进来不容易,首先要取得国旅的指标,而国旅指标是有控制的,像发粮票一样,年初分配名额给法国、英国、美国等各国的旅行商。旅行商为争取到更多的名额,经常与国旅争得面红耳赤。”王尔康说。

王尔康原是个外交官,一身文气,早年担任国旅总经理,是中国旅游业的“活档案”。他清瘦挺直的身材,敏锐的眼睛,让人过目难忘。他说国外旅行商常抱怨说:“我们是拼命发展旅游,你们是限制旅游。”

1979年,美国有17万人申请来华旅游,只有2万人获准。在日本年轻人中,4个人就有3个想到中国旅游,报名到西安的就有120万人。各国要求来华旅游的人数都远远超过国旅定额。海外华侨来华,归中国旅行社负责统筹,也有名额限制。有些华侨登记排队好多年了,还没有获得签证。五洲四海的声音都在问:你们不是也想挣外汇吗?为什么有钱不赚?

在当年还相当简陋的会议室、办公室里,国家旅游总局组织学习小平讲话精神的春夏秋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这记忆告诉我们,封闭久了,打开我们的观念之门,并不比下个文件打开国门容易。

春夏秋冬,我们像大扫除那样,一次次地清除旅游工作就是“吃喝玩乐”、“洋奴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等“文革”遗留的影响。大扫除后,我们的会议室、办公室里也布置出新的景观。新景观能形象地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旅游业是“无烟工业”,是“无形贸易”,是投资少、见效快、多创外汇的综合性经济事业。我们还记住了陈云同志的话:“旅游收入实际上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来得快。”

那时,很多人还不了解外汇,但开始对有外汇的人刮目相看。搞旅游工作的则开始懂得,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

中实力的象征。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可以保障国家进口重要战略物资、关键技术,还能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万一发生战争、灾害,或者国际经济形势突然变化,国家银行可以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

旅游外汇换汇率比出口物资换汇率高。按 1978 年计算,出口的物资,平均约二元七八角人民币的东西换回一美元。有些轻工业产品由于花色品种不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卖不出好价格,往往要用四五元人民币的东西才能换回一美元外汇,而旅游外汇,只需要一元五角多人民币就可以换回一美元。

中国地域辽阔,山水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等旅游资源丰富,是世界旅游资源大国,发展旅游有独特的优势。国务院成立了以主管副总理为首的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各地政府也相继成立领导小组。不管怎么说,旅游业开始从“贴钱”转向挣钱。这个进步很重要。

“莫畏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一个旅游业的新的早晨苏醒了。但就像夏日的北京仿佛没有早晨似的,大街上很快就车水马龙。这时,“旅游业工作者”都感到自身压力重重了,而且很快就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

2 今夜宿何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四海旅游者蜂拥而至时,我们却乱了方寸,慌了手脚。我们还没有建起与此相适应的旅游市场秩序,面临的突出困难一下子就推到了我们鼻子跟前:条件简陋、住房奇缺、交通困阻。

旅游工作者们竭尽全力,想让外宾住好吃好,可是 1978 年的北京,只有 7 家涉外饭店,能拿得出手的床位充其量还不上 2000 张。从全国来说,也只有 137 家有点样子的饭店。

北京国旅、中旅捉襟见肘,天天愁的就是客房。饭店走廊全都

住满，标准间中间加铺，会议室打起通铺，还有客人等待在大堂。饭店里再也没地方可塞床位了，大厅乱哄哄的，客人翘首盼等，怎么办？

有的把客人拉到北京“上海西餐厅”，把吃西餐的小桌子拼起来当大床；或拉到“莫斯科餐厅”打地铺，男女屏风阻隔，权且将就。当时来华观光的旅游者，有很多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叫人住在这种条件的地方，也真觉得丢了国家的面子。

还有个办法是用“缓兵之计”。这批外宾下了飞机，前批宾客还没退房。于是先把客人连行李一起拉到故宫、颐和园去游览，这边紧张地腾房间。那时外宾旅游也真够累的，你想想，乘了20多个小时飞机，到达北京后，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就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参观。到晚上，等上一批客人走了，才能入住宾馆。

像这样当晚能入住的旅游团，还算是幸运的。

有一次，青旅接了一个美国团，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打电话向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瑞环汇报。李瑞环也没法子，硬着头皮给小平打电话。小平打电话给空军，动用军用飞机连夜把外宾运送到天津去过夜，第二天又用飞机运回北京来观光。

坐飞机易地投宿，现在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而那时，为解决住宿问题，通过国务院李先念、陈慕华等副总理调军用飞机把客人送往天津等地住宿，是常有的事，最远的送到南京。

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超过180万人次，比以往20年宾客总和还要多。到1979年，客人成倍增加，而宾馆不能像孙悟空拔根毫毛那样呼之即出，住宿矛盾更加突显。外国游客在大厅里打地铺已不奇怪，戏称在东方野营；在机场里围着毛毯候飞机，犹如战后在某个边境机场等待联军来接难民。

京城缺旅社，今夜宿谁家？这个问号，就是深深的记忆。

北京东长安街6号，当年是国家旅游局和国旅总社所在地，经常有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住所的，等机票

的。这样的风景,在当时世上的大国中,恐怕绝无仅有。

早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北京饭店新建了一座 23 层的大厦,现在远远安排不下蜂拥而至的宾客。北京饭店总经理手头只有 7 间住房的机动权,其他房子的钥匙掌控在国务院谷牧、陈慕华、余秋里、王震 4 位副总理的手里。先给谁得副总理协调发话,一时成为天下奇闻。

一些客人久仰北京饭店的大名,宁肯在大堂静坐,也不愿去别处投宿。有一次全部客人都安顿好了,还剩一个没着落,怎么办?结果他在同行者卫生间的浴缸里,蜷曲着过了一夜。

不仅住宿难,而且条件差。

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玉莺,说起她当年带一批美国客人去招待所住宿,她说美国人一看,缩了回来,不肯入住,认为条件比美国监狱还差。当即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使馆人员叫他们先去使馆。李玉莺苦口婆心劝阻。天又下起了雨,她就把这批客人拉到北京饭店大堂,每人发个毯子,在沙发上过夜。她也陪着外宾在椅子上度过漫长的夜晚。

这是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事。不能怪美国人挑剔,与国外饭店相比,我们的条件确实差太多。那时的招待所是个什么状况?几乎所有招待所的房间都没有卫生间,一个楼层两大排客房,走廊尽头有个公用厕所,散发出的异味弥漫整个走廊。洗澡间大多设在厕所隔壁,你脱掉衣服洗澡的时候,感觉隔壁的臭气直接侵袭到你的全身,让你感觉全身都有洗不掉的臭味。而且,每天只供应两小时热水,你进去洗澡的时候也许已经供水一个小时五十分,但你并不知道,你脱光衣服擦上香皂,突然热水没了,你只好光着身子干着急。餐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时恕不恭候。

条件略好的涉外宾馆,也存在许多问题。耗子夜袭旅客,外宾彻夜辗转。宾客带的食品常被老鼠啃得乱七八糟,连照相机的皮背带也被咬断。有时半尺长的大老鼠突然从空飞降,啪的一下正

落在宾客的床上。于是有外宾称中国饭店为“老鼠饭店”。

一位外宾就绘声绘色地讲述：“晚上我看见老鼠在我眼前跳舞。”他随身带着老鼠咬过留有牙痕的巧克力，拿出来作为介绍“老鼠饭店”的证据。

靳羽西来了，这位海外名人也被老鼠闹得夜不宁。住的房间没有天花板，老鼠在房梁上东蹿西跳，灰尘洒落。一开灯，老鼠逃走，一关灯又出来了。几只老鼠还从她的床上爬过，吓得她一夜都不敢入睡。

武汉某饭店，浴室遍地是水，每个旅客都在为马桶漏水发愁。桂林旅馆水泥屋顶竖着蓄水塔，只见水头不见水，所有客人又都在为断水而抱怨。成都某涉外宾馆房间壁橱里灰尘厚积，地毯又黑又硬，床单、被子、枕套都脏兮兮的，令人恶心。卫生间墙上镜子破成两块，一条发黑的胶布刺眼地粘在上面，败陋状况令客人感觉好像来到战后的城市。

一个美国旅行团的领队柯娜·梅·邱夫人，致函中国国际旅行社，尖锐批评饭店卫生不佳现象，其中写道：

客房的蟑螂钻进我的行李包从北京运到兰州。在乌鲁木齐，蟑螂更严重，竟爬到床上来。对此，我只能置之一笑。卫生间不起作用，马桶在漏水。不干净的设施和爬虫之害，可以直接影响旅行者对中国的特殊好感。

今夜不知何处宿，不止是在北京。

热点旅游城市，饭店都人满为患，床位紧缺告急。

在桂林，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的被安排在大礼堂的舞台上，男男女女都打地铺。有一首打油诗流传很广：“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在上海，当时虽有锦江、和平等 7 家上档次的饭店，但有时几

千名外宾同一天要在上海过夜，急得上海市旅游局茫然无措。安置不下的宾朋，常常是临时拉到杭州、苏州去过夜。忙得顾不上吃饭的导游姑娘，跳上跳下地解释着，经常急得泪汪汪的。

3 票！票！票！

1979年春，桂林机场。浓雾迷天。

一天，两天，桂林的雾，依旧那么浓。十多个航班延误了，宾客焦急的情绪，也像雾一般在候机室内外弥漫，机场一片混乱。

外宾是有日程的，签证到期该回国了，回国机票也早买了，可是卡在桂林出不来，怎么不焦急上火？三天后，天空终于开雾了。几天滞留下来的旅客黑压压一片，机场乱哄哄的。每个团都想先走。协调、安慰，增调航班，喧闹数天的游客最后总算都散了出去。

中国民航从1979年4月1日起，在国内对外开放的城市中相继开辟了8条新航线，每周共安排了545个航班。外宾最集中的北京、上海两地，班机由原来每周的15班增加到24班。

桂林是最热门的景区，要求去桂林游览的外宾越来越多。民航广州管理局已把从广州到桂林的航班，由原来每周15班增加到24班。北京、上海、杭州、贵阳、天津、重庆、成都、武汉、长沙等地，每周都有班机进出桂林。

在当时情况下，民航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法满足旅游班机需求。1978年底，中国民航只有162条航线，飞机的日利用时间才每天1.9个小时，民航的运输总周转量世界排名第33位。飞机性能差，30年前乘坐过中国民航飞机的人，对当年那颠簸的飞机和轰鸣的噪音记忆犹新。

票！票！票！机票、火车票，两票难求。外宾进得来，出不去，成为主要矛盾。外国、侨胞旅行团因购不到机票而被打乱行程，滞留、改线现象经常发生。

有一次在桂林，一个美国团班机延误，眼见签证即将到期却走